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

每逢星期六發行

全年五十期	連郵費一圓五角	國外四圓	零售每份三分五

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十日出版

生活

民國十四年創始

編行者 生活週刊社
上海環龍路環龍別業
電話 七一五三二

國民政府實業部註冊 內政部登記

第二卷 第三十六期

聽聽中山先生的生活

因公

（十二）終身求學的精神

我研究中山先生的生活，覺得第一使我們敬仰而且足以振作我們志氣的，是他意志力的堅強。你看他經過多少風波，受過多少困難，而他始終向前奮鬥，未嘗挫折。我們做事，往往遇着一點困難，有了一點麻煩，便要悲觀，便要灰心，何不念念先生的這種強毅精神？

除了上面所說的那種強毅精神之外，最足以愓勵我們的，是先生終身求學的精神。先生自己曾經說過：『我一生的嗜好，除了革命之外，祇有好讀書。我一天不讀書，便不能夠生活。』

據黃昌穀先生說，中山先生一生的生活，無論是在做事，或者是休息，每天除了飲食做事外，總是手不釋卷。不徒是從前在旅行之中，沒有帶什麼東西，總帶有幾本關於革命一方面的最新出版物，時常仔細研究；就是在火線上督戰，也帶有許多書籍雜誌，軍事上的工作一經停止，便把書本拿到手裏來，從容不迫，一行一字的讀下去。中山先生又曾經告訴黃先生說：『我幾十年以來，因為革命，居無定所，每年所買的書籍，讀完了之後，便送給朋友去了。至於讀過了的書籍之種數和數目，記不清楚。大概在我革命失敗的時候，每年所花的書籍費，至少有四五千元；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時候，所花的書籍費便不大多，大概只有二三千元。』

讀者諸君！若在常人，失敗的時候，正是所謂『心緒惡劣』的時候，那個再肯求學！現在你們所處地方的惡劣，是不是比『失敗的時候』還利害？否則你們藉口心緒不佳而不高興

本期目次

聽聽中山先生的生活 因公
從醫學上觀察日本人的現代生活 殷木強
中國的淺顯詩歌 麟生
有趣味的紀事
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（二十） 鄒恩潤譯述

求學，想到中山先生的這種精神，難為情不難為情？

關於這個地方，還有一點我們要覺悟，就是『求學』並不限於身在學校的時候，就是出了學校做事的時候，隨時都是求學的時候•學校的教育不過是在基本智識方面打好一個根基，決不是一旦『畢業』，就把『求學』的事也把他『畢』掉•我們不要忘記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，也就是四十年終身不倦的求學•

穿着大衣的中山先生

從醫學上觀察日本人的現代生活

殷木強

這篇是現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醫學專家殷木強先生寄與我們的•以後將按期登出一段，每段各有題目，各成首尾•書此介紹，並謝殷先生•　編者•

現代各民族間特殊的生活習慣，是從數千年來互異的風俗，氣候，宗教，學說，及一切自然產物種種複雜條件之下，產生出來的•所以研究民族生活的改善，只可在固有生活習慣上，革除了壞的，取法人家一部分好的，假若根本上要去學人家，非但不可能，而且也不必•在本刊上，西洋的生活現狀，早經有人介紹過了，編者先生以介紹日本生活情形之責見囑，愧余不文，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從何說起，現在想就我們醫生的見解所觀察到日本現代平民生活來做個目標，但或許連類及於其他問題•

日本民族是從我國流傳過去的，所以有許多地方和我國生活頗近似•現在呢？在濃厚的東方色彩上，加上了一層西洋物質文明的面幕•我們研究生活問題，確是不要忘了這個參考的好資料•

(一)衣

日本衣服大家知道像和尚衣，也許和我國明代的服裝有些類似。寬暢地露着胸，赤着足，穿上木屐，雖未必盡善盡美，但無形中體格自然充分發育，衛生上比較吾國現代所用不對稱的，累事的清朝式長袍，似乎略勝一籌。我並非推奨和服，但希望把我國的長袍改掉！

日本女子的服裝，也和她們男子同一式樣，不過腰裹束上一尺來寬的長帶，在背上打成一個大結。雖可妝飾她們幾分優柔的美，但束服得呼吸器，消化器都不能暢快地工作，那是我們中國女子的服裝比他們輕快得多。不過聽說也有種年輕女子，恐怕乳房發育過大，喜歡穿上一件緊小的背心，或束上一條乳帶，這種和纏足一樣的行為，總有一天使他們懊悔。

更有一件値得注意的。日本學生，自從小學起，直至大學畢業，一年四季，無論在家庭，學校，宴會，喜慶，觀劇，旅行等……總是一身制服。這樣簡單經濟，覺得很可以取法！近時流行的中山裝，不但合乎這個條件，而且可以用中國材料做，我很希望能普徧地推廣！

編者按：中國男子所穿的長袍，的確不便，的確討厭，穿衣既是生活上一個重要問題，我們極希望有人提倡改良，中山裝誠然好得多，不過還少適當的國貨可用，所以有許多人穿中山裝還是喜用來路貨的嗶嘰做材料，這樣一來，反替外國貨開一條新路了，我們應該想出相當的國貨來替代他才好。

用緊小背心壓着乳房，眞是傷身的惡習，東方兩國的婦女，居然有這樣的『同病』，眞是憾事。中國的『小姐』們，常常聽見生肺癆病

智何自生，有其來源：(一)由於天生者；(二)由於力學者；(三)由於經驗者；凡人之聰明，有因其得天之厚薄不同，稍生差別……若由學問上致力，則能集合多數人之聰明以為聰明，不特取法現代，抑且尚及古人，有時較天生之智為勝……如此外亦有經驗能所得之智……所歷之事既多，智識遂亦增長。(中山先生說的話)

中國的淺顯詩歌

麟生選輯

月夜憶樂天兼寄微之　劉禹錫

今宵帝城月，一望雪相似。遙想洛陽城，清光正如此。知君當此夕，亦望鏡湖水。展轉相憶心，月明千萬里。

秋中暑退贈樂天　前　人

暑服宜秋著；清琴入夜彈，人情皆向菊；風意欲摧蘭。歲稔貧心泰；天涼病體安。相逢取次第，卻甚少年歡。

秋日題竇員外新居　前　人

長愛街西風景閒，到君居處暫開顏。清光門外一渠水，秋色牆頭數點山。疏種碧松通月朗，多栽紅藥待春還。莫言堆案無餘地，認得詩人在此間。

劉夢得以阿附王叔文轉遭貶謫，識者惜之，然詩之神妙，實不亞於元白尤。與白樂天友善。觀其與友人詩，仍多欣賞自然界之作，則知胸襟與友誼，殊詩人不可少之助力也。

；中國女子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小，你只要看排隊出行的女學生，身體矮小的總是居多數，這樣的不講體育，關係個人事小，關係民族前途的事大：其中原因固多，而纏足之風消除之後，又加以壓胸，也是自甘摧殘的一法！本年六月廿四日上海中西女塾行畢業禮，請胡適之先生演講，胡先生的講題是『新婦女』，屢次誠懇的說，中國婦女不配做母親，因爲奶奶被壓，全堂閧笑。我以爲這也是一個重要問題，大家不要當作笑語。

編者附言

有趣味的紀事　一位美國人嫁與一位中國人的自述

鄒恩潤譯述

（二十）

章卿因愛我而不願還就家族勸他娶妾的主張，上文已經講過；後來我覺得章卿倘若當時肯遷就家族的建議而娶妾，儘直可以暗中實行，同時儘可以瞞着我，儘可以使我一點不知道這件事情。況以中國宗族觀念牢固，養成嚴肅的氣概，講到家裏彼此的個人關係方面，即有問題發生，爲顧全家族和平與尊嚴起見，彼此都緘默淡漠，不事張揚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就是章卿娶了一個妾，和我一起住在他的大家族裏面，我一定也是糊裏糊塗的不至猜疑他娶了一個妾。

上面所說的那幾種情形，有的我自從到了中國以後就知道的；有的是章卿從家鄉回到上海那天和我談起纔知道的；還有其他的，是後來漸漸知道的，但是自從章卿由家鄉回到上海的那天起，我們倆的關係更是海雖可枯，石雖可爛，而我們的情愛是始終如一的。我們倆更十二分的永遠相信着，無論什麼極小的事，彼此都不至使對方失望。在我的心坎裏，覺得發生了一種心靈安泰的熱烈情緒，好像點了一盞永遠發亮的燈。我們倆從前本是互相戀愛，經了這番波折，我們更深信我們的愛是透心徹骨，無絲毫疑慮存在之可能。我們經了這番波折之後，彼此的愉快非可言喩；好像青春樂趣復現，滿腔的高興，滿腔的熱望；好像秋殺的氣候將臨，忽然由不可思議的魔術，一變而爲溫和可愛的春天。

自從那次章卿回到故鄉去走了一趟，他的家族也就時常有信來，並且時常附筆向我道候。這個時候我們和他家族顯然已恢復了友誼的感情，但除了這種友誼的感情之外，也就沒有再進一步的接近。這種好結果已經是我們初意所不敢希冀的，現在居然達到這種地步，我們也就覺得心滿意足了。

我想章卿一定有一次去信提起他的身體日漸衰弱，所以他母親有一封很罣慮的信來，叫他再回鄉去走走。章卿以事務羈絆，難於脫身，決意不回去，寫了回信去婉却他。

有一天早晨，我正坐在走廊上從事針黹，我們的僕人阿秦忽然走到我的面前，用洋涇浜英文，很鎮靜的對我說道：『主人的母親，她在樓下。』我聽了莫明其妙，對他望着。既而問道：『你說什麼？』阿秦聽這一句，更走得近些，舉起一隻手，慢慢的按次

屈着手指，算着他嘴裏所說的字眼，很忍耐的用洋涇浜英文問我：『主人不是有一個母親嗎？』我說『是的！是的！』他又洋涇浜英文說：『對了，就是她來了，她在樓下！』

我立刻立了起來，心慌意亂的了不得，為生平所未有．幸而我當時穿了一套中國衣服！穿了一條黑裙，一件藍色的絨襖．我當時站在那裏，極力要使自己鎮靜的時候，因為穿了一套中國衣服，心裏覺得這樣衣服在我見婆婆的儀式方面，很有好處，很是重要．我要和婆婆相見，心裏本已想了許多次數：現在居然到了這個時候了，反而覺得手足失措，不知所為，我心慌意亂的向着樓下，很快的跑了幾步，又倏然停止，再慢慢的向前走去．假使當時章卿在家，我便可向着他跑，一切可以由他主持；但是當時却湊巧只有我一個人在家，當時心裏只想到一個意見！就是要盡力使我自己能夠邀得婆婆對我的愛．就主觀方面說，我所聽過的關於中國做婆婆的許多事實，却很使我擔心；我記得在此事發生以前，章卿也曾經對我談過中國做婆婆的威嚴，他說：『做母親的在中國家族裏所佔的位置異常重要．他的丈夫因有公事，常常在外，無暇顧及家務；除了他丈夫之外，他在家裏簡直是好像一個專制國的皇帝，對於他的兒子，媳婦，僕人，親戚，以及其他各人，簡直有無上的威權．他自己年青的時候雖須領受限制和訓練，一到他年歲大了，做了一家的主人，便完全相反．』我走到客廳的門口，忽然停步，第一次看見了我丈夫的母親．我未見他以前，心目中好像把他當作神怪小說裏所說的可怕人物；現在實際看見了他，覺得他也是真的活的一個人，倒覺得有些奇怪起來．他當時在客廳裏坐在一張很大的長背的椅子上面，把兩隻手平平的放在兩膝上面．他的面孔，和章卿從前給我看過的相片裏面年青母親的面孔一樣，不過現在老了些，樣子稍為比前嚴厲些．他穿的衣服是黑色華本緞做的，摺得很平，摺痕畢露，更增加他的尊嚴態度．在他的旁邊，立着一位陪他同來的男親戚！是一位中國老式的上等人，穿着一件黑色絲料的長袍．在這位母親後面立着一個女僕，兩個男僕．

我知道這位母親一點英語不懂；我自己呢，對於他的南方土語也一點不懂．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兩個人對視，一個客廳裏面都靜默無聲，在那個頃刻間，簡直是萬籟俱寂．

譯餘閒談　我們細讀麥葛萊女士對於『愛』的描述．覺得真是『絲絲入扣』，使我們俯仰身世，真覺人生除真正的『愛』，一無所有，一無趣味．

講到中國做婆婆的人，表面似乎威嚴，其實也是很煩苦的．中國風俗以多子多孫算福氣，女太太們有了媳婦孫子滿前，大家便要說是有福氣；其實一個家族裏人口一複雜，閒話便多，管家的便不大容易，此中的煩苦，却非常人所能知道．我看見有一個人家，媳婦好幾個，孫子也不少，家境也不壞，我有許多朋友不知內容的，無不同聲一致的說這位太太真好福氣；但是據我所知，他們婆媳間差不多每三四個月要大鬧一次，每月平均要小鬧

一次，這種氣也就夠受，如此以為福氣，我情願倒運！我還見一個人家，比上說的一家還要盛，但是其中主持家務的八十歲老太太，因為人口複雜，彼此不相下，他老人家還是要拚老命管家，不能脫身，這種苦到死的生活，如果也算福氣，我情願早些短氣。在相反的反面觀察觀察，我看見有許多英美人的師友家庭，他們的子女長大了各自成立獨立的家庭，或獨立的生活，雖時相往來，時相存問，但是總用不着再累老頭子老太婆來管那樣複雜情形的家，他們老夫婦還是雙雙的郊外閒步，在家得享清閒的福氣，比之中國家族越大，越是一團糟，誰是福氣，我倒要請明眼人區別一下。

徒然小說集

徒然著　本集內收短篇小說十篇，為作者十年來努力於文藝猟作的僅有收穫，內容有對上流人士的諷刺，有對下層階級的同情，有對淪落者的憐憫。　▲一冊五角▼

譯餘閒談中的閒談

本年六月二十九日上海各報本埠新聞載有左列一段新聞：

『昨晨有美國婦人吉泰氏，在臨時法院控與其夫嘉定人顧志義離婚。該婦現住愛文義路四十二號，據供年三十三歲，與被告顧志義同庚。顧昔在上海聖約翰讀書，嗣考入北京清華學校，一千九百十四年派送赴美，入某大學肄業。其時我在跳舞學校，始與認識。顧卒業後為汽車工程師，一千九百十九年二月八日在美國教堂與顧舉行婚禮。一千九百二十二年，偕其來華同居。共六年有半，感情甚好，未曾生育。近因顧失業，日用概由我供給，致妝奩中之美金六千元，均被用罄，顧遂不別而去，我以其必係赴漢，蓋其弟現在漢口也。嗣忽接顧從南京寄來一信，內謂爾我姻緣已絕，不能再續，如欲離婚，亦所同意等語。現該信存於顧之友人處。因其信並無確實住址，故未裁復，今日信未帶來，我之對彼要求贍養部份，自願拋棄，祇請斷令離異。我母仍在美國，我如回美，則可自立云云。承審推事吳經熊君，即諭知原告暫勿赴美，聽候訂期宣判。』

我看了這段新聞，發生兩種感想。（一）無論做什麼事，都要盡力，像這樣丟臉的事，不但丟了自己的臉，並且丟了中國人的臉，實為憾事。（二）女子要生活自由和安穩，須有自立的能力，像這位女子雖遭此意外的不幸，因『可自立』，還可減少痛苦。